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5

结论与建议

本书旨在深入探讨如何实施整体体育教育（HPE）。
研究结果有力地表明,全面的优质体育教育能够提升儿童的身心健康,其效果甚至可能超过学校开设的任何其他课程领域。基于定量证据的研究表明,体育活动能够优化儿童的身心健康,而体育活动是体育教育课程独有的组成部分,体育教育课程被定义为“通过运动进教育”。

（Pangrazi， 2001,第5页）。本书以亟需的定性研究补充了目前盛的定量研究,探讨了学校体育教育的实施情况。因此,本书意义重大,它平衡并强化了现有的定量研究成果,并为如何更好地实现促进儿童身心健康的全面体育教育提供了指导。

我们从世界各地开展的深度情境研究中收集了定性数据,这些研究受到瑞典教学研究的影响,从而补充了关于如何最好地实施高质量教育的见解。教学研究通过探索理论和实践来研究教学、学习和社会化之间的关系 提出诸如谁在教、谁在学、何时学以及与谁一起学等问题。因此,在探索和审视教育实践的过程中,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都得到了承认和反思。这一点意义重大,因为尽管优势在于……

© 作者 2019 T. Lynch，
《体育与健康》， https://doi.org/10.1007/978-3-030-22266-6_15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尽管定量方法在过去一个世纪中非常适合科学研究（Kervin、Vialle、Herrington 和 Okely， 2006），但教育和社会科学领域通常采用的是定性研究提供的更丰富、更多样化的见解（Kervin 等， 2006； Lune 和 Berg， 2017； Merriam， 1998； Salkind， 2017）。因此，本书旨在阐明“体育教育”儿童的“内容”以及“如何”才能最好地开展这项教育。

有研究表明，为了最大程度地促进儿童身心健康，首先要注重“体育教育”。这是体育学习领域的本质，教育者必须重视这一点，才能惠及所有学校的所有儿童。因此，构建一个强大的“体能维度”平台对于培养全面发展的“身心健康”儿童至关重要。所以，高质量的体育教育对教师和学生都至关重要，需要扎实、清晰且全面的基础。长期以来，世界各地的小学都忽视了体育教育，认为它并非一门严肃的学科。未来，体育教育或许将成为“最重要的”学习领域，因为“生命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健康。没有健康，其他所有技能都将失去意义和实用性”（Pangrazi，2000，第18页）。小学在儿童的健康和福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根据教育政策和全球指导方针，全面发展的体育教育必须被优先考虑。

图1.1 （参见第 11 页）展示了“体育教育”的各个维度，并提供了一个通过优质体育教育 (QPE) 优化儿童在校福祉的框架。该框架是对健康促进体育教育 (HPS) 框架的扩展，两者有相似之处，但由于侧重于体育教育，因此本质上有所不同。对所有儿童进体育教育包含四个支柱：

1. 课程、教学和学习 这一重点强调课堂中的运动，旨在创造包容性的学习体验，让所有儿童都有机会发展必要的运动技能（从基本运动技能开始）。在注重身体（和认知）发展的同时，孩子们能够积极参与并享受运动的乐趣，这为他们终身发展奠定了基础。

2. 全人发展 教育者和学生都意识到并不断努力实现更宏大的愿景：培养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接受过良好体育教育的儿童。循证研究（定量和定性）表明，全面体育教育的各个维度 精神、社交和情感、身体以及认知 是如何相互补充的。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通过 QPE 增强维度,任何一个维度增强得越多,其他维度就能从中受益越多。

3. 学校实施（组织、氛围和环境） 体育与健康教育课程领域采用包容性的社会文化方法,并在全校范围内保持一致。这需要领导力和有效的沟通。学校领导力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特别是校长/主任在决定聘用哪些人来协调学校的体育与健康教育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4. 建立和维护以社区优势为基础的伙伴关系,以优化教学资源和学习机会,从而优化儿童的福祉。

为了实现这些QPE维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了一项国家战略：

1. 教师教育、供给和发展 2. 设施、设备和资源 3. 课程灵活性
4. 社区伙伴关系 5. 监测和质量保证（2015 年,第
23 页）。

本研究书中的定性研究结果有力地支持了 QPE 中优化儿童福祉的四个支柱/维度,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家战略。

公共教育的方法

考虑到体育教育的各个方面,历史上曾出现过多种不同的教学方法（以及其中的理论和模型）,这些方法和理论影响了体育教育的开展。教育和健康方法的发展源于构成知识理论框架的心理学视角：生物学、为主义、认知主义、精神分析和现象学。教育工作者对这些不同方法的理解将有助于加强学校的教学实践,因为这能帮助教师找到最合适的教学方法。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这种方法进而影响特定教学环境中的教学法。

当一种方法主导实践时,它“反映了社会中的认知、价值观和知识”(Ornstein & Hunkins， 2017 年,第 2 页）。
此外,这些理念反映了教师对儿童学习方式、家庭、社区和教育者如何支持儿童以及对儿童当前和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的看法（Arthur、Beecher、Death、Dockett 和 Farmer， 2015）。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许多教育者并非如此,但学校往往会坚持采用某种特定的教学方法（Ornstein 和 Hunkins， 2017）。因此,所有教育者都应该不断加深对各种教育方法的理解,例如为主义、建构主义和批判教育。

现代公共卫生和健康教育方法关注终身健康和福祉的决定因素 其中一些因素比其他因素更容易被个人控制（Corbin、Welk、Corbin 和 Welk， 2011）。健康方法包括:生物学方法（例如医学模式）;为方法（例如为改变的跨理论模型）;以及社会健康方法（例如健康社会模型和社会生态模型[SEM]/社会文化方法）。这些文献承认健康的“全貌”以及可能或不可能被个人控制的决定因素,它们符合世界卫生组织（WHO)对健康的定义:“一种身体、精神和社会完全安宁的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WHO， 1948）。

所有教育和健康方法在学校都有一席之地,循证研究表明,应该保持平衡,而不是某些方法（以及其中蕴含的教学法)盛 。

相反,现代体育教师（无论是专职教师还是普通教师)需要能够提供高质量的体育课,涵盖身体活动、健康和个人发展等各个方面。这通常意味着选择批判性的、社会公正的（包容性的)教学法,而不是传统的、以科学和表现为基础的、侧重于运动技术成果的健康、体育和个人发展教学法（Tinning， 1999）。

此外,教育者还需要意识到外部机构或管理机构的影响以及其背后的动机。特别是，“治理术”这一概念应运而生,它关注的是……的艺术。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政府（Chamberlain， 2014）。Thorpe警告说,治理术表明“人们对负责管理教育的机构的信任度正在下降” （2003,第 147 页）,调查凸显了人们对英格兰国家课程的担忧,因为政府政策鼓励教师和校长用强制运动来惩戒不良为 这对终身健康和福祉有害（Curran， 2014;教育部， 2014）。

全球趋势

传统上,为主义教学法在世界各地的教育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体育教育也不例外。这种方法以教师主导为主,学生的选择和互动机会很少（Westbrook et al., 2013）。然而,如今许多国家提倡在教育和体育教育中采用建构主义教学法。

本书以“运动式教育”为视角,倡导以整体视角促进儿童健康和福祉;因此,本书的前提基于建构主义方法。此外,建构主义方法与高质量体育教育（QPE)相契合,在QPE中,儿童是积极的学习者;他们参与到使用开放式材料的综合实践体验中;并建构新的意义（Arthur et al., 2015）。在建构主义方法中,学习体验是有意义且引人入胜的,教师被视为学习过程的共同学习者和促进者（Ewing, 2010）。

教育领域正朝着建构主义（以及批判性)的社会文化方法转变,由此引发了一场健康、福祉和体育（H, W & PE)革命 这场革命被誉为一场日益壮大的全球课程改革,旨在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在这场改革中,体育课不再被视为每周一次的45分钟课程,而是被视为促进身心健康的平台,并融入学校及周边社区的所有课程和课外活动中。这其中也包括个体和群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涉及个人、人际和环境因素。然而,研究表明,在许多国家,健康、福祉和体育革命往往仅仅停留在政策层面,并未真正落实到实践中。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无法触及学校、运动场、教室或体育馆里的孩子们。

全面的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需要从小学早期开始，建立包容、符合发展规律且不断进步的基础设施。
这样的基础设施将吸引并挑战所有儿童，从而提升个人和团队的成功率，提供多样化的运动机会，并最终优化他们的身心健康。这一理念得到了1958年首届国际儿童健康、体育和心理教育协会（ICHPER-SD)世界大会主题“儿童健康与学校”的支持。然而，尽管这种转变已存在一段时间，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却进展缓慢。

体育教育中的健康理念已对世界许多地区产生影响，课程政策也印证了这一点。因此，健康、福祉与体育教育（H,W & PE)的变革已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发展。此外，一项针对全球学校体育教育的调查发现，“最佳实践”国家普遍秉持“促进健康和健康的生活方式”的理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4，第10页）。因此，在考虑如何在世界各地的小学实施高质量的体育教育时，促进健康（整体方法)至关重要。

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转向整体性的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HPE)课程，而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长。采用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威尔士和苏格兰）、新西兰、新加坡、加拿大、中国、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日本、尼泊尔、泰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印度、斯里兰卡、芬兰、爱尔兰、北爱尔兰、荷兰、瑞士、瑞典、喀麦隆、尼日利亚、乌干达、苏丹、马拉维、纳米比亚、坦桑尼亚、阿富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库克群岛和萨摩亚。

调查结果和建议

为了让儿童获得最佳福祉，各国必须持续推进建构主义（以及批判性)的社会文化方法转变。为此，至关重要的是，整体性的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政策必须深深融入每所学校的课程改革之中。本书的定性研究结果表明，为了最大限度地提升儿童福祉，需要落实以下建议：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 体育课被优先考虑 被公认为学校最重要的课程领域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课程领域。高质量的体育课学校课程

不应该被忽视或在学校课程中占据次要地位,而应该从小学早期开始,在儿童的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

2. PE 必须是优质 PE (QPE)

正如全球政策所建议的那样,高质量的体育教育(QPE)是实施体育教育以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各个方面的理想教学方法。从儿童的视角出发,所有儿童都天生乐于参与运动,享受游戏、探索、学习、发展基本运动技能(FMS)和主要运动模式(DMP)的过程。孩子们渴望融入集体,渴望真正拥有归属感,渴望被认可,并渴望发现让自己和自己的运动都充满乐趣的方式。包容性教育需要提供高质量的体育教育、器材/设施以及在最佳参与度下正确发展技能的机会。它包含符合儿童发展阶段的内容和体验,需要一位知识渊博、关心每个孩子进步、关注每个孩子运动并乐于与儿童相处的教师。

3. 整体健康/体育教育的关键福祉发展责任与“身体素质教育”相关。

在健康的各个维度(身体、社交和情感、认知和精神)中,虽然都承认它们很重要,但“身体”在命名法中被明确提及,运动的价值构成了健康和“体育”教育学习领域的基础。

> 澳大利亚的课程体系对此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
> 学生在健康与体育教育中通过运动培养的知识、理解、技能和素养,鼓励他们终身参与体育活动,进而带来积极的健康结果。运动能力和自信心被视为一项重要的个人和社会资产,需要培养、提升和重视。运动学习也为学生提供了挑战和机遇,帮助他们增强一系列有助于身心健康的个人和社交技能及为。(澳大利亚课程, 2019)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4. QPE 是唯一提倡的标签
由于标签和品牌的使用,负责体育教育实施的从业人员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困惑。
PE:指“体育教育”、“健康与体育教育”、“体能素养”和“健康素养”。(引自 Lynch 和 Soukup (2016)的文章)
围绕 PE 和 HPE 这两个术语的模糊灰色地带已经出现
新术语的兴起和流 ,用来代表和取代原有术语
体育教育的意义,例如“体能素养”。这一理论是
Jurbala (2015)也支持这一观点,他认为体能素养已成为
“全面发展”一词的替代词。因此,许多体能素养特征并非新概念,而是借鉴自体育教育。
具体而言,是关于“QPE”和“终身体育教育”的文献。
建议在 PE 中仅使用 QPE 标签,以便于
教育工作者亟需全球范围内的清晰认识。

5. 社区伙伴关系在现在和未来都至关重要。
澳大利亚和芬兰等领先的“课程改革”国家,
明确倡导建立伙伴关系,以帮助实施其整体的健康、福利和体育教育。
课程设置。根据联合国的说法,“伙伴关系”至关重要。
为了优化儿童的优质体育教育体验,并持续努力
健康和福祉方面的平等(Lynch, 2016)。收集到的数据表明
所有研究项目均表明,社区合作能够提升儿童的体育教育体验,并最终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
最重要的发现是,伙伴关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优先事项4)
国家战略)提供了更多的设施、设备和资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战略中的优先事项 2) (2015 年,第 23 页)。

6. 应避免以为主义方法为主的体育教育,因为它……
不重视儿童的全面发展,可能会损害儿童的身心健康。
体育教育中的为主义方法提倡将身体视为一个客体。
而不是“完整的”儿童,后者在历史上一直受到包括性别歧视、精英主义、健康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内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
以及中胚层体态。文献和研究表明,英格兰国家体育课程深受自上而下、为主义的政府教育方法的影响,被描述为刻意为之。

有系统、有计划地尝试改变为。因此,这类意识形态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存在于教育系统中,对许多儿童的福祉产生短期和长期的不利影响（Curran， 2014）。

7. 体育课程的制定、实施和评估必须以循证研究为基础。诸如英国国家课程“学习目标”中关于体育和体育课的描述等课

程陈述都是假设性的。虽然有些孩子可能通过体育运动体验到这些结果,但对许多孩子来说，这些结果与他们的实际体验相悖。正如英国教育标准局（Ofsted)所支持的那样,课程预期和改革必须遵循关于高质量实践的循证研究。

8. “教师教育、供给和发展”是提升儿童福祉的关键。“教师教育、供给和发展”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优质

体育教育战略中的首要优先事项。批判性的社会公正教育学要求教师接受这种教学模式的培训和教育（Tinning， 2004）。这要求教育者具备人体运动的生物物理基础以及包容性社会文化方法方面的知识,理想情况下还应具备专业技能。因此,当今的教师需要了解如何在家庭、工作和体育课中提供包容性的教学实践,了解正确的动作（即人体运动）,以及如何帮助不同体能水平和运动经验的儿童掌握正确的动作。

9.学校应采取全校参与的方式来实施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HPE）。数据表明,全校参与的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课程计划（WSCP)能够提高学生在校期间获得高质量体验的可能性,因为它增加了符合儿童发展阶段的活动频率。这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兴趣,并对学生对待体育活动的态度以及身心健康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一些学校采用“健康学校”或“健康促进学校”的理念,以帮助将全校参与的方式付诸实践,并提升学生的健康和教育成果。

（Lynch， 2017;英国公共卫生局， 2014）。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0. 专业教师与各个方面的高质量教学密切相关
HPE

当校长们评论一个好学校的关键属性时
体育教师 排名前五的回答是:体育课程知识和符合儿童发展规律的教学方法;计划/评估
以及灵活性;良好的沟通和管理能力;对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以及儿童的热情/兴趣/积极性,并且他们本身就是优秀的
课堂教师也是如此。校长们认为这是一门能够使教师获得资格的课程。
既是通才课堂教师又是体育教育专家的人会是或会是
可能很有价值（83.2%）。只有2.4%的负责人表示不认为它有价值。
不会有价值。校长们非常重视体育老师的专业技能。
体育教育专业教师人数不足与此之间存在直接联系。
在澳大利亚的农村和偏远地区学校,以及这些地区,人们对教育的感知能力较低。
学生归属感与幸福感直接相关（ACER， 2018,第 iii 页）。

11. QPE 促进所有儿童的发展和学习。
认知维度（包括元认知)与生理维度之间的联系已在历史上得到明确阐述。

教育中的建构主义方法。“元认知指的是更高层次的认知能力。”
秩序思维涉及对认知过程的主动控制
积极参与学习”（Livingston， 2003,第3页）。这一点得到了以下方面的支持:
神经科学的最新发现表明,我们的大脑连接,即大脑连接,正在发生改变。
可塑性实际上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参见第 5 页） ,从而提高认知（思考)能力（Greenfield， 2012）。
本书的研究发现,孩子们认为体育活动可以增强他们在课堂上学习的乐趣。

体育课通过缓解压力、增强学习动力、提升自尊心和提高注意力,在关键学习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些学校校长证实,体育课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并且对许多孩子有益。
人们认为体育课能让他们更好地学习。

12. 每所小学都需要一名具有高等学历的健康和体能教练。
教育教师

过去30年间（Cale & Harris， 2019;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1992； Lynch， 2005)以及最近在澳大利亚积极健康儿童计划中
根据AHKA （2018年)报告,建议“每所小学都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位拥有高等学历的健康与体育教师,负责授课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为所有学生开设体育课,并支持课堂教师在整个上课日引导学生参与体育活动。在全球范围内,专门针对小学健康与体育教育的教师培训课程很少,但必须优先考虑。

建议为职前小学教师提供专攻健康与体育教育（HPE)的机会,特别是针对小学阶段儿童发展特点的课程。此类课程能够帮助那些热衷于健康与福祉,并希望专门教授小学生的教师,发展出合适的教学方法,并在各个方面建立全面的健康观念。此外,建议在大学/职前教师教育课程中开设健康与体育教育学士学位课程。这需要为高等教育/教师培养中的健康与体育教育专项资金,以及教师的持续专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多年来,大量资金被投入到短期的校内体育活动项目、课后体育活动或其他体育活动替代方案中,但这些项目并未有效提高儿童的运动水平（BBC， 2017;文化、媒体和体育部， 2016； James & Brophy， 2019； Lynch & Soukup， 2017）。现在是时候投资于所有儿童的长期健康和福祉了。为小学教师提供资格认证,使他们能够专攻健康、工作和体育（整体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并获得相应的认可,是当前和未来的需求。

13. 学校领导在优化儿童福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健康与体育教育（HPE)的实施得益于HPE领导层的良好表现,而清晰的沟通是其基础（Lynch， 2017）。本研究的发现支持了Macdonald的观点,即HPE最好由HPE专家领导（Hickey、Kirk、Macdonald和Penney， 2014,第190-191页）。校长需要促进课程改革这一复杂的社会过程（Fullan， 2001； Sparkes， 1991）。这可以通过提供学习机会来实现,在这些机会中,教师可以交流想法、互相支持,并分享对工作的积极感受（Fullan， 2001）。

正是通过质疑影响课程文件的利益和意识形态,教师才有机会思考课程变革的微观政治（Glover， 2001）。此外,它还……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无法做到这一点,往往会导致变革失败（Datnow， 1998； Dinan-Thompson，2002； Sparkes， 1990）。

本书符合格林菲尔德（Greenfield)所说的“深度思考”、“内容”或“意义” （2012），也符合哈蒂（Hattie， 2009,第26页)所说的“理念、思考和建构” 。也就是说,本书是多年来基于实证的定性研究、实践经验和内在洞察的结晶,经过精心构思,旨在赋予其意义。因此,本书的研究成果建立在大量定量研究的基础上,这些研究支持通过整体体育教育提升儿童的福祉。身体维度是儿童学习和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必须强调的是,通过运动进学习,能够让孩子们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真正融入其中,成为体育教育的一部分。因此,体育是每位教师在提升儿童当下和未来福祉方面的得力助手。

参考

澳大利亚活力健康儿童协会。(2018)。肌肉健康:是时候动起来了!2018 年儿童和青少年体育活动报告卡。检索自http://www.activehealthykidsaustralia.com.au/siteassets/documents/2018/ahka-report-card-long-form-2018-final-for-web.pdf 。

Arthur, L., Beecher, B., Death, E., Dockett, S., & Farmer, S. (2015).幼儿教育机构的规划与设计（第6版）。南墨尔本,维多利亚州:Cengage Learning。

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委员会 (ACER)。(2018)。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ISA) 澳大利亚聚焦第 1 期:学校归属感。检索自https://research.acer.edu.a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31&context=ozpisa 。

澳大利亚课程。(2019)。健康与体育教育提案。摘自https://www.australiancurriculum.edu.au/f-10-curriculum/health-and-physical-education/key-ideas/?searchTerm=strengths-based+approach#dimension-content。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英国广播公司（BBC）。（2017）。奥运遗产： 2012 年之后投入的 10 亿英镑是否让更多人参与了体育运动?检索自http://www.bbc.com/news/uk-england-40817063 。

Cale, L. 和 Harris, J. (2019)。在学校推广积极的生活方式。香槟市，IL：Human Kinetics。

Chamberlain, JM (2014). 治理术。载于 BA Arrigo (编),刑事司法伦理百科全书(第 395–397 页)。千橡市：Sage 出版社。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1992)。体育教育 参议院环境、娱乐和艺术常设委员会报告。堪培拉，澳大利亚首都领地：参议院印刷局。

Corbin, C., Welk, G., Corbin, W., & Welk, K. (2011).健身概念与健康（第9版）。纽约：麦格劳-希尔出版社。

Curran, T. (2014).用运动惩罚学生是鲁莽的政治姿态。The Conversation. 检索自https://theconversation.com/punishing-students-with-exercise-is-reckless-political-posturing-23495。

Datnow, A. (1998).教育变革中的性别政治。伦敦：Falmer出版社按。

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部。(2016)。 《2015/16年度儿童参与报告》。伦敦：英国国家统计局。可从以下网址获取：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539029/Taking_Part_2015_16_Child_Report_-_FINAL.pdf 。访问日期：2019年1月26日。

英国教育部。(2014)。学校为与纪律：校长和学校教职工指南。检索自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277894/Behaviour_and_Discipline_in_Schools_-a_guide_for_headteachers_and_school_staff.pdf 。

Dinan-Thompson, M. (2002).课程建设与实施：昆士兰州健康与体育教育研究。布里斯班：昆士兰大学出版社。

尤因，R.（2010）。课程与评估：叙事方法。南方墨尔本，维多利亚州：牛津大学出版社。

富兰，M.（2001）。教育变革的新含义（第3版）。新出版社约克：教师学院出版社。

Glover, S. (2001).健康与体育教育中教学话语的社会建构：1992-1994 年国家声明和概况的编写研究。布里斯班：昆士兰大学出版社。

Greenfield, S. (2012).大脑的未来 西澳大利亚大学。摘自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a7qhUth7QY。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Hattie, J. (2009).可见的学习:对 800 多项与成就相关的元分析的综合。伦敦:Routledge。

Hickey, C.、Kirk, D.、Macdonald, D. 和 Penney, D. (2014)。3D 课程改革:专家小组讨论澳大利亚新的 HPE 课程。
亚太健康、运动与体育教育杂志,5,181-192。https : //doi.org/10.1080/18377122.2014.911057。

James, M., & Brophy, S. (2019).学校是开展体育活动项目的关键场所 以下是如何让它们发挥作用。《对话》。检索自https://theconversation.com/schools-are-a-crucial-place-for-physical-activity-programmes-heres-how-to-make-them-work-110215。

Jurbala, P. (2015). 什么是真正的体能素养? Quest, 67, 367–383. https://doi.org/10.1080/00336297.2015.1084341。

Kervin, L., Vialle, W., Herrington, J., & Okely, Tony. (2006).教育工作者的研究。悉尼:汤姆森社会科学出版社。

Livingston, JA (2003)。元认知:概述。美国教育部。检索自https://eric.ed.gov/?id=ED474273。

Lune, H., & Berg, B. (2017).社会科学定性研究方法(第9版)。纽约州纽约市:Pearson Educational Leadership。

Lynch, T. (2005)。对布里斯班三所天主教小学引入昆士兰州 1999 年健康与体育教育 (HPE) 课程大纲及政策发展情况的学校反应评估(未发表的博士论文),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澳大利亚。检索自https://researchbank.acu.edu.au/theses/128/ 。

Lynch,T. (2016).健康、福祉和体育教育的未来:通过本地和全球社区伙伴关系优化儿童的健康和福祉。
伦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https ://doi.org/10.1007/978-3-319-31667-3。

Lynch, T. (2017). 体育教师如何成为健康与体育教师?体育教育与社会, 22(3),355–376。https ://doi.org/10.1080/13573322.2015.1030383。

Lynch, T., & Soukup, GJ (2016). “体育教育”、“健康与体育教育”、“体能素养”和“健康素养”:全球术语混乱。Cogent Education, 3(1), 1217-820。https ://doi.org/10.1080/2331186X.2016.1217820 。

Lynch, T. 和 Soukup, GJ (2017)。小学体育教育 (PE):学校领导对课堂教师质量实施的看法。
Cogent Education, 1348925。http ://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2331186X.2017.1348925 。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Merriam, S. (1998).教育中的定性研究和案例研究应用:教育案例研究修订和扩展版。旧金山:
Jossey-Bass。

Ornstein, AC 和 Hunkins, FP (2017)。课程:基础、原则和问题（第 7 版）。波士顿,马萨诸塞
州:Pearson 教育领导力。
Pangrazi, R. (2000). 促进青少年体育活动。ACHPER健康生活方式杂志,47 （2）,18-21。

Pangrazi, R. (2001).小学儿童动态体育教育
（第13版）。波士顿,马萨诸塞州:Allyn & Bacon出版社。
英国公共卫生署。(2014)。保护和改善国民健康:学生健康与福祉和学业成就之间的联系:面向校
长、理事和教育机构工作人员的简报。检索自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
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370686/
HT_briefing_layoutvFINALvii.pdf 。

Salkind, NJ (2017)。探索研究（第9版）。波士顿,马萨诸塞州:Pearson教育领导力出版社。

Sparkes, A. (1990). 体育教育中的赢家、输家和理性变革的神话:理解创新中的利益和权力。

在 D. Kirk 和 R. Tinning (编) 的《体育、课程和文化:当代危机中的关键问题》 （第
193-224 页)中。伦敦:Falmer 出版社。
Sparkes, A. (1991). 课程改革:获得一种视角。载于 N. Armstrong & A. Sparkes (编),体育教
育问题(第 1-19 页)。
伦敦:卡塞尔教育出版社。
Thorpe, S. (2003). 体育教育中的危机话语与米歇尔·福柯的笑声。 《体育、教育与社会》,8,131–151。
https : //doi.org/10.1080/13573320309253 。

Tinning, R. (1999).体育教育教学法 Pauline的故事。吉朗,
VIC:迪肯大学出版社。
Tinning, R. (2004). 重新思考体育教师的培养:对知识、身份和思维方式的反思。亚太教师教育
杂志， 32(3),241-253。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
（2014）。全球学校体育教育调查。检索自https://unesdoc.unesco.org/images/
0022/002293/229335e.pdf 。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
（2015）。优质体育教育:政策制定者指南。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社。

Westbrook, J., Durrani, N., Brown, R., Orr, D., Pryor, J., Boddy, J., & Salvi, F. (2013).
教育学、课程、教学实践和教师教育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在发展中国家。摘自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305154/Pedagogy-curriculum-teaching-practices-education.pdf 。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1948）。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序言。纽约：世界卫生组织。